

我所认识的齐鲁大学

顾诒刚

大约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就看见铅印的三本厚厚的书，题为《笔算数学》，是山东文会馆狄考文著作的。那时我还不会演算，心想：这是多么的伟大呀！倘若我都学会了，岂不是就成了一个数学家吗？后来进了中学，我的算数老师嘉定朱先生把这部书里的习题完全演出了，手写石印，装成八册，命名《笔算数学习题详解》，更使我十分佩服。但那时，我又见到了文会馆出版的《代数备旨》、《行学备旨》（几何）、《八线备旨》（三角）等书了，才知道笔算数学只是初步的数学。这又使我想象：山东的文会馆该是专门研究数学的。实在，在这个十余年里，文会馆的数学工作支配了全中国的数学教育，无论是新式的学校，或旧式的私塾，或自修的个人，只要弄到数学，便没有不买他们的书当做教科书用的，正像日本那珂明世作的《支那通史》支配了那时全中国的历史教育一样。

直到民国二十年春间，我到济南游览，才进入齐鲁大学，住宿了几天，参观了各部门。那边校舍的精整，花木的妍艳，图书设备的丰富，是永远抹不掉的印象。

抗战的第三个年头，我来成都主持齐大的国学研究所，和一班同事们谈起本校的历史，方知道我们童年倾心的文会馆就是齐鲁大学的前身，这一个学校已有了七十多年的历史。远在清同治四年，即西元 1865 年，有几位教士在山东登州府建立文会馆。那时太平天国的战事初结束，捻党的军事又紧急起来，天津条约既订立，外患更成了严重的问题，有识的人士亟亟要安内靖外，变法图强，既注意于工业的制造，数学便是基本的技术，所以北京立了天文数学馆，登州便立文会馆。在文会馆里，有天文数学书的编印，有机器房的设置，有航海术，测绘学等课程的规定，处处印合了时势的需要。

文会馆一迁潍县而为广文大学堂，再迁济南而为齐鲁大学，规模益备，贡献益大。

先就学术方面而说：自从发现了甲骨文字以来，齐大的两位教授，库寿龄先生和方法敛先生，就做搜集和研究的工夫，差不多是这门学问的开山始祖。后来

久住在安阳的明义士先生带了他多年搜集的甲骨片来了，这门学问在齐大中更充实起来。迁川以后，又聘胡厚宣先生继续从事，他是为任发掘工作而又最专心研究的人，《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一出版即大为学界所敬服。二集和三集都有成稿，今正在编印中，不久的将来大家一定会承认他是一位甲骨学的集大成者。此外的中国学问，如栾调甫先生的墨学，张维思先生的音韵学，都有新发明，是学术界所熟知的。

在自然科学方面，文会馆馆长狄考文先生的数学，赫士先生的天文学，都照耀一时。王锡恩先生受了赫士先生的传授，历象之学便公推为一时之冠。医学方面人才辈出。开头的王会文先生，在国内首作人体实地解剖，这是现在看做很平常而在当时是大大违反社会习惯的事。北平协和医学院开办时，解剖的人员也从齐大聘去，可见齐大这项工作的经验和已经取得共同的承认。这十余年中，侯宝璋先生研究病理，搜罗标本至数万种，供给标本的地方广及全国，又分他的余力从事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取材浩博，处处有创新的发现。张奎先生研究寄生虫，从粪便中取材，已有多年的历史，也是一件最切实的工作。医学杂志不断出版，而使本校的荣誉照到了世界。

再就医务方面说：齐大的医学院早已驰名全国，学成的医生一批批的走向小城市，在小规模的医院应诊。公共卫生，民众的健康，给他们提高了不少。他们不望多得报酬，只求工作的踏实，所以本校前文学院院长张伯怀先生在中华基督教会里发起了边疆服务部之后，松理懋一带和西昌会礼一带，本校的医学院教授和毕业生成了最忠实的工作人员。

更就教育而言：这八十年中本校造就的人才，北边从黑龙江省极北端起，南边到海南岛止，都成了他们施教的区域。民国十年以后，中等的学校在量上多了起来，自然指教鞭于中小学校的人也跟着加多，粗一看去，本校毕业生显得少了，其实他们施教的路线反而走得更远，有的到马来去教华侨子弟，有的到美国制造教育影片。近来大家喊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他们并没有喊，却早已去了。他们不要大的报酬，只要工作；不要大名声，只求收效果。我们在这里提起他们，他们却并没由需要我们提起。

我们站在教育的立场上，站在社会服务的立场上，这些史迹都是值得称赞的。这些史迹在现在固然因为没有人作宣传而觉得黯然，但到将来是一定会有万丈的光辉的，中庸说，“君子之道黯然而日章”，齐鲁大学正可以达到这个境地！敬在

这八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写出这个意思来。

摘自齐鲁大学校刊，1945年3月31日出版